

五味杂陈的酸辣酱

——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中的后殖民混杂性解读

任玉鸟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午夜的孩子》是后殖民文学“教父”拉什迪的代表作之一,它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后殖民文本。主人公萨利姆以含混的意识流叙述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多种元素相混杂的自我,以及在自己混杂视野下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混血儿”——印度。本文试图从叙事者文化身份、修辞技巧以及小说题材三方面来解读该作品所体现出的后殖民文本的混杂性。

【关键词】《午夜的孩子》;后殖民;混杂性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55-04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最具代表性的英语后殖民文学作家。他于1947年6月出生于印度孟买,祖父是乌尔都诗人,父亲在东西方文学上也有一定的造诣,母亲对家谱很有研究。这些都为拉什迪如今的文学造诣奠定了基础。拉什迪从小就接受英语教育,十四岁时便被送到英国上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1968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拉什迪随家人迁居巴基斯坦。不久,拉什迪回到英国并加入英国籍。穿梭于印英两种文化的拉什迪,其内心深处认同西方文化,同时对自己的故乡又充满着无限的眷恋之情,他曾经称自己为“一个历史的混血儿”。^{[1](77)}这样一位“历史的混血儿”创作的小说同样具有混杂性,而“混杂性是所有后殖民文本的基本特征”。^{[2](258)}

《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是拉什迪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典型的后殖民文本。它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布克奖等多个奖项且使拉什迪成为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午夜的孩子》由三卷组成,共30章。主人公萨利姆在孟买一家酸辣酱工厂里讲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历。第一卷中萨利姆回忆了祖父母和父母辈32年间的经历,这也是印度独立前的32年。萨利姆在本卷即将结束时出生。那一刻,正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印度独立的午夜时分,同时诞生的还有湿婆。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一千零一个孩子陆续诞生。这些孩子个个天赋异禀,有的能转化性别,有的会隐身,而萨利姆则能洞察人的心灵,进入别人的梦境。萨利姆和湿婆出生于同一产房,在出生之后就被接生婆玛丽掉包。所以印度歌女与英国人的私生子——萨利姆从此就走进了孟买富商艾哈迈德的家,开始了他传奇和曲折的一生。第二卷是

全书的高潮部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萨利姆从小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不会平凡,且自从他发现可以召集其他存活的午夜出生的孩子进行神交后,更是一心想要使“午夜孩子议会”为印度的发展做贡献。但是他这种美好的愿望却屡遭打击。他非但没促进过印度的发展,反而随着动荡的印度沉浮,“午夜孩子议会”也由于他做了鼻子整形手术而解散。第三卷中,失忆的萨利姆被妹妹送到巴基斯坦的战场上,历经磨难。后来在女巫帕尔瓦蒂的帮助下重回印度。但是他遭到了湿婆和甘地夫人的迫害,丧失了生育能力。最后萨利姆未老先衰,同时也看清了自己对印度历史发展是无能为力的。在讲述完自己一生的故事之后,萨利姆化为一颗炸弹,在孟买上空爆炸,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午夜的孩子》时间跨度大,涉猎范围广,写作手法奇特,作者采取的小说形式,艺术风格及语言特征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了现代文学界一颗璀璨的宝石,每一个闪光点都值得深入探讨。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考察了小说的修辞,也就是小说家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读者反应时所使用的技巧。正是这种修辞决定了读者怎样看待每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拉什迪也不例外,他在这部作品中采取的独特视角,运用的各种修辞格,都别具深意。本文试图从《午夜的孩子》三个方面来解读此文本所体现的后殖民混杂性。

混杂性(Hybridity)原本是指种族杂交,慢慢地被用来指文化混合或分离。文化意义上的混杂性有两种不同方式的理解。其一是普通意义上的理解,即多文化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和离散的生活方式的混合。其二是批评理论上的理解。在这个层面上,作为多样化和多元文化的同义词,混杂性指

在全球化的移民背景下,各种原始的、分散的、独特的文化秩序相互碰撞后呈现的状态。后殖民理论批评家霍米·巴巴进一步指出,文化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小说,戏剧,教室和演讲大厅中表现出来,并被人们采纳的东西,所以也不具备本真性(authenticity)。“文化是在向‘他者’重申及翻译其意义时体现出来的。”^{[13](248)}混杂性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它是一种通过否认来逆转统治过程的策略,即“从内部首先使其失去本真性,变得混杂和不纯,进而使其固有的权威被消解。”^{[14](51)}换言之,混杂性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质疑文化的本真性,而殖民话语正是建立在本真性的基础之上的。混杂性破坏了文化权威的单一发音权,突显出包括他者的声音的双重发音过程。拉什迪的后殖民重写也体现了这个观点。《午夜的孩子》充斥着这两个层面的混杂。

一 叙事者文化身份的混杂性

在《小说修辞学》中,韦恩·布斯指出,“作家不能避免修辞,他只能选择使用哪种修辞。”作家对修辞技巧的选择不是毫无目的的,他总是在向读者传递着某些信息。“从谁的角度来观察、审视小说所讲述的一切,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中人物及事件的认识和评价。”^{[15](106)}拉什迪在《午夜的孩子》中选择了萨利姆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体现出了他独特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叙事者萨利姆本身就是一个各种因素相混合的杂交体。

首先,出生于孟买富商家庭的他并不是纯种的印度人,而是印度歌女和英国人麦舍沃德的私生子,一个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混血儿。接生婆玛丽在他出生时将他与湿婆交换,他的“眼睛跟克什米尔的天空一样蓝——也跟麦舍沃德的一样蓝——硕大的鼻子跟他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模一样——其实是遗传了法国祖母的鼻子。”^{[16](117)}萨利姆身上的“西方”特征并没有使他的家人产生疑惑,因为这些蓝蓝的眼睛是克什米尔天空的颜色,而大鼻子则是遗传了外公阿齐兹的特征。其次,萨利姆同样也是宗教的混合体。他的出生地孟买是个印度教盛行的地方,而他的家庭笃信伊斯兰教,这也是后来他们在战争时期迁往巴基斯坦的原因。他的接生婆即保姆玛丽又是个基督教徒。他在三种宗教的影响下长大,当他发现自己的大脑像个收音机一样能接收到外界信息时,他认为是大天使们在和他谈话。在第三卷中,萨利姆由于被银痰盂击中头部,丧失了记忆,忘记自己的名字的萨利姆有了个新名字——佛陀。在乌都语中,佛陀是年长者的意思。萨

利姆似乎更赞同自己与“佛陀”的宗教含义的相似性。“从前有个王子,他不堪忍受尘世间的痛苦,并脱离了尘世,虽然他依旧活在尘世之中,他在,他又不在,他的肉体在此处,而灵魂在别处。”^{[16](349)}萨利姆看似在讲述乔达摩的故事,实际上也在隐射自己当时的状态,失忆的他身处巴基斯坦的战场,而灵魂则归属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萨利姆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我”和“他”一再变换。“佛陀萨利姆”是净化了的萨利姆,他的失忆使他暂时得以摆脱复杂身世带给他的困扰,然而失忆后的他同样也失去了根,脱离了“尘世”,他身上各种元素的混杂无法使他自我定位。“佛陀学会了服从的艺术,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16](350)}萨利姆同样也是不同阶层的混合体。他的生母是印度卖唱的歌女,地位低下,而生父是英国的殖民者,在独立前的印度有一定地位,生活优越,印度独立前夕将位于孟买的房产卖给了西奈夫妇,也就是萨利姆后来的父亲母亲。如果没有被调换身份,萨利姆的命运将是被废去双腿,一辈子乞讨为生。但是本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萨利姆的人生被玛丽改变了,他成了印度富商的孩子,他的出生万众瞩目,印度总理尼赫鲁寄来了的祝贺信,孟买的报纸也刊登了他的照片。他在美好的期待中度过了童年。但是他之后的人生历经波折,参加战争后与所有家人失散,几年后才得知他们已全部在战争中死去。他更加无根可循,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贫民窟,与女巫帕尔瓦蒂结婚。但是因为爱着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他无法与帕尔瓦蒂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帕尔瓦蒂婚后也生下的湿婆的孩子,“再一次,孩子的父亲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是很可笑,这个孩子又是他父母的亲孙子!”^{[16](415)}

萨利姆的人生到处充满着混杂性,如同一罐五味杂陈的印度酸辣酱。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混杂的象征符号。如同书中尼赫鲁的贺词:“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16](122)}小说最后,在印度独立31周年到来之际,萨利姆感觉自己化为孟买上空的一个炸弹,随着爆炸粉身碎骨,骨灰洒落在孟买城中,“他在一种复杂含混的意识流中结束了关于印度的混杂性民族叙事之旅”^{[2](260)}

在《午夜的孩子》中,拉什迪想要展现印度独立前后各30年的社会全貌,要描摹在不同文化中浸染过的印度。为了更好的做到这一点,拉什迪选择各种因素相混杂且具有特异功能的萨利姆作为故事

的叙述者。萨利姆本身是后殖民混杂性的一个体现,他的特异功能又使他能够了解到印度社会的各阶层与文化,并向读者娓娓道来。而萨利姆坎坷的一生和最后的心灰意冷也体现了拉什迪对印度未来发展的消极态度。

二 修辞技巧上的混杂性

拉什迪在《午夜的孩子》中所使用的修辞格同样能体现出作品中的后殖民色彩。作品中有着大量的隐喻。男主角萨利姆短暂的一生就是印度的缩影。他的出生伴随着印度的独立,他起伏的命运也即独立后的印度不断探索发展之路的写照。萨利姆的接生婆玛丽是个基督教徒,而正是这个基督教徒改变了两个印度人的命运。拉什迪对玛丽宗教的设置似乎暗示读者:印度的混杂性正是由那些基督徒——宗主国的侵入造成的。而被交换的两个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也似乎代表了两个新诞生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萨利姆童年生活的麦舍伍德庄园也是印度社会从殖民过度到独立的影射。由于马上就要离开印度,庄园的主人麦舍伍德将房子便宜出售,但是有个要求——在印度独立前必须保持房子的原样,一件东西都不能丢,傍晚举行的鸡尾酒会也照常进行。对此,萨利姆的母亲很有意见,她向丈夫抱怨:“你看过洗手间了吗?壶旁边没有水。我从没听说过,但这却是真的,我的天啊,他们用纸擦擦屁股就完了!……”^{[6](96)}、“到处都是英国老女人的照片!我自己父亲的照片都没地方挂了!……”^{[6](96)}他们对吊扇和所谓的鸡尾酒会也很排斥,每个人都决定在麦舍伍德走后取消这一切。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印度独立了,麦舍伍德也消失了,但人们却习惯了吊扇和鸡尾酒会。吊扇依然挂着,酒会也没取消。这个小细节与英国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影响是相同的,印度人民或许一开始排斥宗主国的文化,但是宗主国的撤离已带不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印度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到底还是染上了一抹西方色彩。另外,萨利姆的外公阿齐兹曾在德国学医,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比如尽管他是一个穆斯林,但是他的药箱却是用猪皮做的;治疗病人时,他使用的是西方的仪器——听诊器,而不是船夫泰所认同的鼻子。回到克什米尔后,阿齐兹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怀疑,从此内心就出现了一个“洞”,这个洞暗指阿齐兹接受欧洲文明,丧失信仰之后宗教和文化身份的混沌和缺失。另一反复出现的隐喻是中间开洞的床单。西学归来的阿齐兹回到家乡为纳兹姆看病时与传统产生了碰撞。碍于穆斯林

的深闺制度,阿齐兹只能透过中间开洞的床单来给纳兹姆看病,每次只能看纳兹姆不舒服的部位,三年以后,阿齐兹爱上了由“部分”组成的纳兹姆。萨利姆的母亲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接受她的丈夫,“她也坠入到她父母那中间开洞的床单的魔法之中,因为她决定一点一点地爱上她的丈夫。”^{[6](68)}用“中间开洞的床单”,拉什迪意在指涉印度由于殖民化所导致的身份的破碎。把“中间开洞的床单”放在第一章,拉什迪也是别有深意。整本书是萨利姆对个人和印度62年的发展历程的叙述,是从萨利姆的角度出发来重构历史。作者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萨利姆就是透过这块“中间开洞的床单”来向我们讲述他的历史故事的。所以“中间开洞的床单”同时也暗指个人对历史的了解始终是带有碎片性、模糊性和独特性的。银痰盂也承载了作者给予的特殊含义。银痰盂是萨利姆家中的传家宝,是外公阿齐兹送给萨利姆母亲的结婚礼物。正是这个银痰盂砸中了萨利姆的脑门,使他失去了记忆,“这时候有一件多年未见的东西在夜空中团团打转,就像月亮上掉下了一块东西似地,借着月光,这件东西亮闪闪地往下掉,我头昏目眩地站了起来,这件东西旋转着,在月色照耀下闪着银光,原来是个精雕细琢,天青石镶嵌、宝石满身的银痰盂,它径直砸在了我的后脑勺上。”^{[6](345)}虽然萨利姆因此失去了记忆,对一切都毫无知觉。但是他却自始至终抱着这个银痰盂,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好像是他的爱情纪念品一样”。^{[6](349)}银痰盂是萨利姆唯一的寄托,是萨利姆和家庭及往事的唯一联系。象征传统和过去的银痰盂使萨利姆摆脱过去,得到了净化,但是传统和过去便没有就此消失,它与萨利姆依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银痰盂”,拉什迪意在表达后殖民时期的印度虽与传统文明有一定的脱节,受到过宗主国文化的浸染,但她毕竟脱胎于传统,且传承着过去的文化。这体现了拉什迪的思乡怀旧之情。萨利姆最后在保姆玛丽的酸辣酱工厂里生活,在记录自己一生传奇般的经历的同时也在监督酸辣酱的制作过程。萨利姆认为自己对人生的讲述就如同制作这酸辣酱一般,“我监督着玛丽传奇秘方的制作过程;但是我加入了自己独特的混合物……我把记忆,梦想还有各种想法都囊括进来了,所以当我的酸辣酱大批量生产后,品尝它们的人会知道巴基斯坦的胡椒粉盒做了什么,呆在申达本森林是什么感觉……”。^{[6](460)}他把自己的故事装在30个装酸辣酱的坛子中,每坛都贴上章节的标题,另外还留了个空坛子,代表萨利姆无法记录的未来。这几坛

酸辣酱就是由萨利姆五味杂陈的人生,印度风云变幻的历史混合而成的。“或许有一天,世人会尝到用酸辣酱腌制的历史。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味道过于浓烈,气味太冲,眼泪都会被熏出来……”。^{[6](461)}而这“用酸辣酱腌制的历史”正是萨利姆费尽心血,争分夺秒讲述的《午夜的孩子》。

三 小说题材的混杂性

萨义德在《文化和帝国主义》中指出,许多殖民和后殖民文本中都存在着“重叠的疆土”和“交织的历史”。^{[7](59)}有些后殖民文本的书写证明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反映了因殖民统治而产生的相互交织的历史。《午夜的孩子》就是一个例子。兼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拉什迪认为文学无国界,拒绝将文学历史作任何分割,所以他的小说既没有浓墨重彩的印度风情也没有一味沿袭英国/欧洲的文学传统。《午夜的孩子》来源纷繁多样,异国元素纷呈,殖民地与宗主国文化相互交融,犹如东西文化的大杂烩。首先,书中许多人物的名字都来源印度神话传说。湿婆神是印度教中的毁灭之神,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和破坏双重性格。而书中的湿婆也象征着邪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后代遍布各地。萨利姆最后抚养的孩子也是他和女巫帕尔瓦蒂所生。帕尔瓦蒂也是印度神话中的雪山神女,湿婆的妻子。而萨利姆的聆听者——帕德玛——则与神话中的莲花女神同名。其次,《午夜的孩子》也具有阿拉伯文学色彩。印度独立的午夜时分,钟声响起的那一刻起,1001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孩子陆续诞生。此处“1001”刚好与阿拉伯经典文学作品《一千零一夜》相契合,且这两部小说的叙事者都有一个聆听者。萨利姆一开始就将自己与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新娘)相比较,“我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我也不能指望自己还有一千零一夜,我必须得快点,比山鲁佐德还快……”。^{[6](1)}再次,《午夜的孩子》

的创作受到了德国文学作品《铁皮鼓》的影响。1985年,拉什迪曾表示自己的小说创作是受了君特·格拉斯的鼓舞,“格拉斯这部伟大的作品以阵阵鼓声告诉我:全力以赴。”^{[8](91)}而《午夜的孩子》和《铁皮鼓》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和萨利姆一样,《铁皮鼓》的叙述者——奥斯卡——也是身体残疾但拥有超能力;他在小说中也有一个聆听者;两个主人公都自以为自己的人生要为历史和政治承担起责任:奥斯卡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但泽1915年到1930年间的历史,而萨利姆的历史是从印度独立到“紧急法令”的终结之间的30年。他们都受到了寡妇/女巫的威胁。《午夜的孩子》对英国文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它与《项狄传》的互文关系上。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身体开始恶化,渐渐迈向死亡时开始了漫长的叙述;他们都有身世之谜,都有着不同寻常的鼻子等等。另一部经常与《午夜的孩子》相提并论的小说是拉丁美洲作家马尔克斯的经典作品《百年孤独》。拉什迪受到了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增加了《午夜的孩子》的魔幻色彩。可见,《午夜的孩子》是多种文化,多部文学作品的投影,是拉什迪混杂身份的直接产物。拉什迪自己也曾表示,“西方读者把他的作品当成魔幻小说来读,而南亚的读者会认为它是历史小说。”^{[8](92)}

《午夜的孩子》是拉什迪历时五年写成的后殖民经典巨作。在这部作品中,拉什迪详细剖析了英帝国在印度留下的灾难性后果,探讨了文化和身份的问题。不论是在宏观的叙事方法还是微观的修辞技巧方面,拉什迪都做了精妙的处理:选择印度与英国的混血儿、多种宗教的杂交体——萨利姆来叙事,且使用了多个隐喻来暗指欧洲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碰撞,从而不仅彰显了《午夜的孩子》这部作品中的后殖民混杂性,也体现了作为“历史混血儿”、兼具东西方文明于一身的拉什迪的创作特色和独特情感。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尹锡南.拉什迪.印裔移民作家的后殖民诗学观解读[J].南亚研究季刊,2004,4.
- [2]尹锡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
- [3]Smith, Andrew. Migrancy, hybridity, and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A]. Niel Lazarus. (e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tudie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王宁.叙事,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外国文学,2002,6.
- [5]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6]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 [M].London: Vintage, 1995.
- [7]Edwards, Justin 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8]Gurnah, Abdulrazak. Theme and Structure in Midnight's Children[A].Abdulrazak Gurna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lman Rushdi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彭涛.从《赫索格》看索尔·贝娄的犹太意识[J].外语与翻译,2006,3.

Pursuit of Self-identity and Regress of Spirit ——On Jewishness in Saul Bellow's "Tramp" Novels

ZHENG Jian-jun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90)

Abstract: As the uniqu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Jewish people, Jewishness emphasizes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Jewish culture. The sense of tramping is an eternal characteristic of Jews and one of the symbols of Jewish culture. Quite contrary to tramps in traditional novels, the protagonists in Saul Bellow's novels experienced spiritual travel, through which they not only displayed the sense of tramping in their inner world, but also tried to pursue self-identity so as to find the destination of souls and achieve the regress of spirit.

Key words: Tramping; Jewishness; Pursuit of Self-identity; Regress of Spirit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58页)

Chutney of Mixed Emotions: A Reading of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REN Yu-ni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Midnight's Children* is a Booker Prize novel by Salman Rushdi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The story is told by the protagonist Saleem Sinai, who is a mix in many ways. Following hi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aleem reveals us a blended nation——India.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hybridity of this novel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narrator, rhetorical devices and sources of the text.

Key words: *Midnight's Children*; Postcolonial; Hybridity

(责任编辑:张俊之)